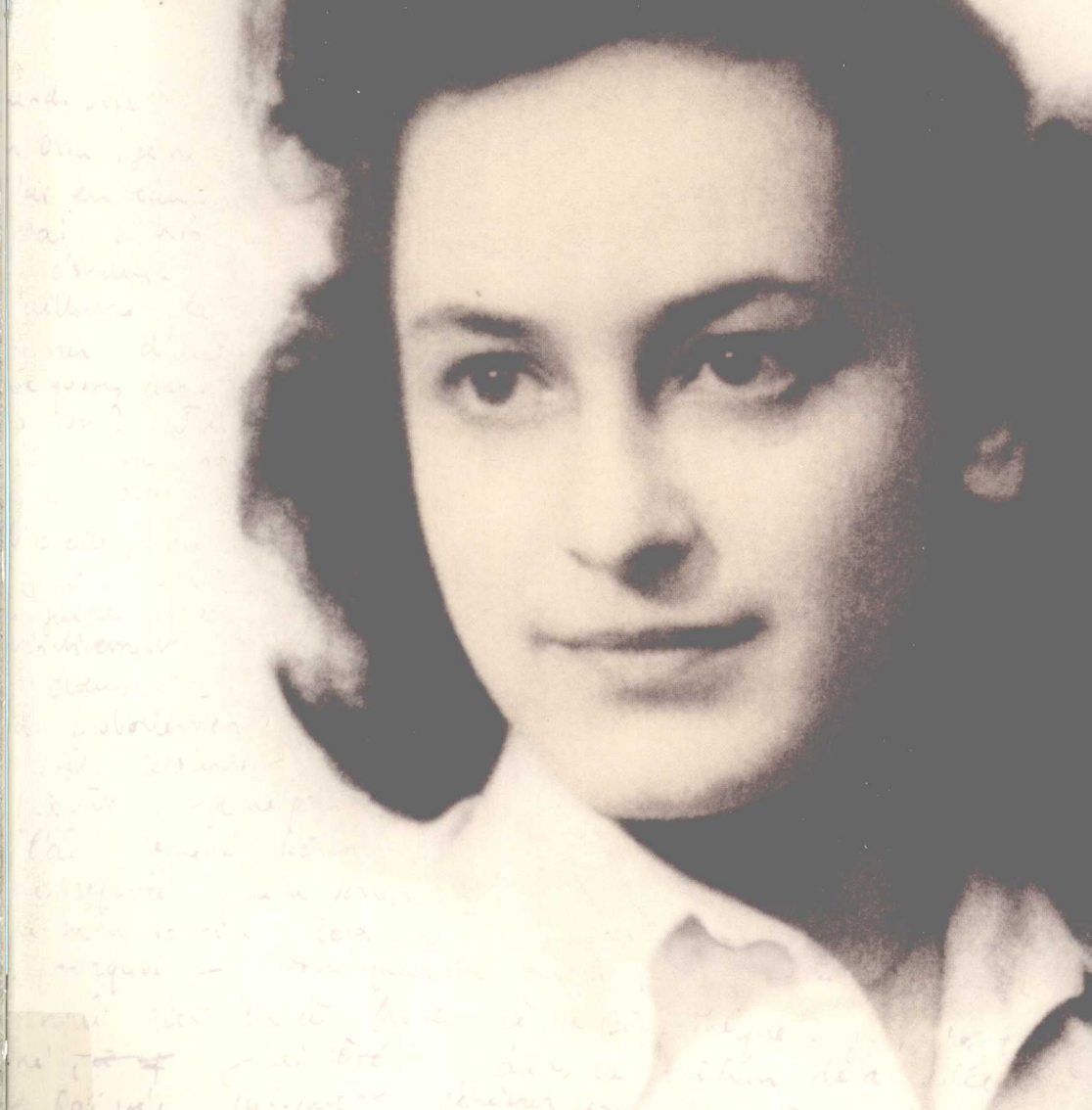




Hélène Berr Journal

海琳日记

1942-1944

[法] 海琳·贝尔 著 孔潜 译

作家出版社

Hélène Berr
Journal
海琳日记
1942-1944

[法] 海琳·贝尔 著 孔潜 译

作家出版社

(京权)图字: 01-2009-428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琳日记/(法)贝尔著;孔潜译,一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8

ISBN 978-7-5063-4836-2

I.海… II.①贝…②孔… III.日记-作品集-法国-现代 IV.I56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第128981号

Hélène Berr: Journal

© Editions Tallandier, 2008



策划: 猎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Chasse Litté

Traduit par Kong Qian

本书版权由法国嘉文版权代理责任有限公司代理

(Garance Sun SARL)

海琳日记

作者:(法)海琳·贝尔

译者:孔潜

责任编辑:启天

装帧设计: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:100125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: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152×230

字数:140千

印张:15 插页:4

版次:2009年8月第1版

印次: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4836-2

定价:25.00元

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法文版序

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¹

一位年轻姑娘走在1942年的巴黎街头。自那年春天开始，她便心中忐忑，有不祥的预感，因而从4月起写下了这本日记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然而读每一页日记，她仿佛就在我们身旁。占领时期的巴黎，有时，她感到如此孤单，而我们却陪伴她日复一日。在那个寂静的巴黎，她的嗓音这般真切……

第一日，1942年4月7日星期二，下午，她要去维尔朱斯特街四十号保尔·瓦雷里的门房那里取一本书。她大胆要求年迈的诗人在上面题了字。敲响门铃，一只猎狐犬吠叫着扑上来。“请问瓦雷里先生是不是留了包裹给我？”瓦雷里在衬页上写道“赠海琳·贝尔小姐”，下面是“醒来时分，如此静谧柔和的光，这般活泼生气的蓝”。

从海琳·贝尔的日记看，4月和5月的巴黎，同瓦雷里的诗句正相吻合。海琳常去索邦大学，准备英语学位考试。她同一个“灰眼睛男孩”相依相伴。他们不久前在苏弗洛街的文学院相识，在那里听巴赫的康塔塔、莫扎特的单簧管和管弦乐协奏曲……她和这个男孩及其他同学一起穿过拉丁

¹ 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（Patrick Modiano，1945-），法国作家，著有《星形广场》、《暗店街》、《夜半撞车》等。——译注

区。“圣米歇尔大街阳光灿烂，人群熙攘。”她写道，“从苏弗洛街直到圣日耳曼大街，这一片都是我心醉神迷的领地。”有时，她会在巴黎郊外奥贝尔热维尔¹的住所待上一天。“从旭日东升，满是清新、希望与光亮，直到夕阳西斜，我阖上百叶窗，甜美静谧的傍晚让我沉醉，一整天都完美至极。”在这个二十岁的姑娘身上，我们看到的是对幸福的热爱，希望游移在事物的表面，既富于艺术的敏感，又不乏清醒的理智。她浸淫于英语诗歌和文学之中，很有可能成为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那样细腻的作家。读前五十页的时候，我们几乎忘了她置身残酷的年代。然而，4月的一个星期四，索邦的课结束之后，她与同学到卢森堡公园散步。他们在水塘前停了下来，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水面、汨汨的水声、孩子们的小帆船，还有蓝天，这一切令她出神，瓦雷里的题词使人想起这番景致。“同学说：‘德国人要打胜了。’‘如果德国人胜利的话，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呢？’‘咳！什么也不会改变的……依然会有阳光，有水……’我强迫自己说：‘可他们不会让所有人享受阳光和水！’所幸，这句话救了我，我不想让自己怯懦。”

这是她第一次暗示所处的时代，透露内心的焦虑，但却那样自然、腼腆，我们不难猜到，在这座阳光和煦、无动于衷的城市里，她何等孤独。1942年暮春，她不断地行走于巴黎，但黑影与光明的对比更强烈了，黑影渐渐占了上风。

1942年6月，考验开始了。8日星期一那天，第一次佩戴黄星。在对幸福、和谐的热爱和现实的黑暗与不和谐之间，她感到深深的矛盾。她写道：“天气真好，空气清新……正如保尔·瓦雷里笔下的早晨。今天也是我第一天佩戴黄星。这就是眼下生活的两面：这个明朗的清晨展现了清新、美丽、年轻的生命；黄星则代表了野蛮和罪恶。”塞夫勒·巴比伦—拉丁区。索邦大学的院子。图书馆……同平常一样的路线。她观察着同学们的反应。“我能感到他们所有人的痛苦与惊惶。”在军事学校站，检票

1 法国小镇，位于巴黎西面。——译注

员命令她去“最后一节车厢”，戴黄星的人必须上那里去。她描述了关于黄星的感受：“当时，我决定再也不戴它。我将其视作屈从德国法律的可耻证明……可今晚，一切都变了样：我觉得比起那些佩戴它的人，不戴才是怯懦的表现。”第二天，她在孤独中想象，如果有人问她：“为什么要戴黄星？”她便回答：“为了考验自己的勇气。”

接着，6月24日，语调依旧平缓，但她已经意识到刚刚经受的考验，将对她产生决定性影响。“昨晚，我原本想写……早晨，我迫使自己写下来，因为我想记住一切。”父亲遭到逮捕，由“犹太事务”警署移交盖世太保，随后送往巴黎警察局，最后关进德朗西集中营。理由是：他的黄星没有缝在衣服上，而仅仅用别针固定住，以便更容易佩戴在任何一件衣服上。在警察局，似乎并不区分“法国”犹太人和“外国”犹太人。海琳的父亲雷蒙·贝尔是煤矿专家，曾担任库尔曼公司副总经理，是战争勋章和荣誉勋位获得者，也是1940年10月3日法令第八条的八名受益者之一（“据行政法院颁布并充分论证的个人适用法令，在文学、科学和艺术领域工作、对法国有特殊贡献的犹太人，可免除本法令所预见的几项禁令”），却坐在木凳上，受警察监视。海琳和母亲获准前往探视。他们把他的领带、背带和鞋带都去掉了。“警察解释说，这是奉命行事，因为昨天有一个被关押人员企图上吊自杀。”

就这样，海琳·贝尔的心中划下了一道裂痕，一边过着宁静的读书生活，另一边父亲像罪犯那样待在警察局肮脏的小房间里受监视。她形容为“无法跨越的鸿沟”。然而，日记的语调依旧如前，没有一点儿退让，没有丝毫做作。语句总是那样简短，我们看到这是一位多么刚毅的年轻女孩。父亲被监禁于德朗西一事，教她明白了是什么毒害了1942年的夏天，是什么令它黯淡无光，而那些只忙碌于琐事或选择视而不见的人对此却漠然置之。海琳，则睁着双眼。一个热爱艺术、精细敏感的女孩，本可以本能地保护自己，条件反射或故作惊恐地扭过头去，甚至逃往自由区。而她，恰恰相反，她不逃跑，自发地感到自己同苦难和不幸紧密相连。1942

年7月6日，她来到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（UGIF）所在地，请求以志愿者身份加入，为德朗西和卢瓦雷¹集中营的犯人尽点儿力。每天，她都要接触因为遭逮捕而残缺不全的家庭，接触一切日常恐怖事件的直接见证人。他们亲眼目睹“冬季自行车赛场”大搜捕、德朗西集中营和黎明时分从波比尼火车站启程的货车。UGIF的一名负责人对她说：“这儿可没有你们做的事！听我的建议，你们就请回吧。”可她还是留下了，怀着不可遏制的激情，突破了界限。

她的勇气、正直和内心的澄澈，令我想到兰波²的诗句：

我竟因娇嫩

而失去我蓬勃的朝气。

对自己注定不幸的结局，她早有预感。她写道：“我们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活着，而不是一星期一星期地活。”还写道：“不知为何，我有一种赎罪的欲望。”我们不由想起哲人西蒙娜·薇依³。海琳日记的有些章节——她将这本日记当成写给拉丁区那位“灰眼睛”男孩、她的朋友让的信，她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能读到——有时会让人想到在同一时代，西蒙娜·薇依致安东尼奥·阿塔耶斯⁴的那些令人心碎的信。是的，西蒙娜·薇依可能会写下海琳的这句话：“今年在这里结下的友谊，将打上真诚而深刻的印记，且带着某种肃穆的悲戚，永远不会有人经历这样的悲戚。这是秘密的盟约，在斗争和苦难中缔结。”然而，与薇依不同的是，海琳·贝尔敏锐地捕捉到了幸福、明媚的早晨，以及同心爱的人漫步阳光灿烂的巴黎街头，并且在她爱读的书中没有一部哲学著作，而是诗歌和小说。

日记中断了九个月。终于在1943年11月重新提笔。手稿上纤细俊秀的

1 法国省名，位于巴黎南部。——译注

2 兰波（Arthur Rimbaud，1854-1891），法国诗人。下文诗句出自他的《最高塔之歌》（*Chanson de la plus haute tour*），引自张秋红译本。——译注

3 西蒙娜·薇依（Simone Weil，1909-1943），法国哲学家。——译注

4 一名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。——译注

笔迹，变得粗砺、断断续续。没有什么比这九个月的沉默更富有暗示性，让我们明白她亲眼目睹、亲身感受了极其严峻的事。她记了下来：“办公室所有的女伴都被逮捕了。”她的笔下反复出现这样的话：“其他人都不知道……”，“其他人不理解……”，“我无法开口，因为人们不会相信……”，“有太多不能说的事……”。又突然吐露隐情：“永远不会有人知道，我在怎样毁灭一切的经历中度过了今年夏天。”

她还写道：“此时此刻，我们正经历历史……那些把历史缩减成几句话的人，大可以自命不凡。他们能否知道，他们的每一句话掩盖了多少个体的痛苦？多少鲜活的生命、泪水、鲜血与焦灼？”在长久的沉默之后，她的声音依旧那样清晰，但从那以后，她改在更远处说话，就像艾蒂·西勒申¹在《韦斯特波克的信》中那样离我们远远的。她尚未突破地狱的最后一圈。走在这个城市里，她总是为友善和令人欣慰的事物打动：杜伊勒里花园的小门、水上的叶子、巴黎全部的美……她去加利尼亚尼书店买《吉姆爷》和《多情客游记》。但是，从她透露的点点滴滴来看，我们越来越频繁地意识到，她被这座城市的黑洞裹挟了，陷入那些被诅咒之地，它们的名字时常出现在日记里。济贫街，几名同她一样的志愿者和她的朋友弗朗索瓦兹·贝尔南，就是在办公室被捕的。海琳·贝尔侥幸逃脱了这次大搜捕。克洛德-贝尔纳街，少年儿童之家，阴森可怖的“犹太事务”警察在那里搜查、抢劫被流放者交上来的行李。沃克兰街，小女孩之家，这些小姑娘就在巴黎解放前几天被捕和遭到流放。位于讷伊的爱德华-诺尔捷街的孤儿院，海琳经常去那里照看孩子，带他们散步，或是在他们生病的时候，前往塞夫勒街的儿童医院或桑泰尔街的罗特席尔德医院照料。其中有“笑容灿烂”的小爱德华·瓦格里布、小奥黛特、“我喜爱的、常常牵着”的小安德烈·卡恩，还有一个四岁的小男孩，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……他们中的大部分于1944年7月31日被流放了。

1 艾蒂·西勒申（Etty Hillesum, 1914-1943），荷兰犹太人。——译注

一个午后，我想沿着相同的路线走一遍，更好地体会海琳·贝尔的孤独。克洛德-贝尔纳街和沃克兰街距卢森堡公园不远，在被一位诗人称作“护墙大陆”的地带边缘，是巴黎的绿洲，难以想象灾祸曾蔓延至此。爱德华-诺尔捷街在布洛涅森林附近。1942年，总有一些午后，在这些街上，战争和沦陷似乎很遥远，近乎虚幻。但这个名叫海琳·贝尔的女孩，深知自己陷于罪恶和野蛮的深处，却无法告诉那些殷勤而漠然的路人。于是，她写了一部日记。她是否预感到，在遥远的将来，会有人来阅读它？抑或害怕，怕自己的声音同无数遭屠杀的人一样，随风而逝，不着痕迹？在翻开书页之前，我们要屏息敛声，聆听海琳·贝尔，同她并肩向前。这个声音、这个人，将陪伴我们直到永远。

目录.... 法文版序.....1

日记 ◎ 1942年.....001

1943年.....120

1944年.....188

中文版后记 ◎ 殉难的生命.....208

附录一 ◎ 海琳·贝尔的家庭.....216

附录二 ◎ 海琳·贝尔阅读书目.....217

附录三 ◎ 海琳·贝尔在被捕当天致姐姐德尼丝函.....220

译后记.....222

我的日记在此，
其余的都在奥贝尔热维尔。

1942^年

4月7日 星期二 午后四点

我回来了……从保尔·瓦雷里¹的门房那里回来。终于，还是打定主意去取我的书了。午后阳光灿烂，不像有骤雨突袭的威胁。我坐92路一直到了星形广场。沿维克多-雨果大街前行时，我开始担心。在维尔朱斯特街²的拐角，心里一阵发慌。不过，我立刻鼓起了勇气：“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There's no one to blame but you³。”于是又满怀信心了。我思忖自己怎么就害怕了呢？上星期，直到现在，我都觉得这一切挺自然。是妈妈的话让我感到了惶恐，她很惊讶，我居然如此胆大包天。不然，我会觉得事情就这么简单。我一直半梦半醒。终于按下四十号房子的门铃。一只猎狐犬吠叫着朝我扑上来，门房太太唤住了它，带着怀疑的神色问我：“什么事？”我以最自然的语调答道：“请问瓦雷里先生是不是留了包裹给我？”（无论如何，隐隐约约，我还是为自己的镇定自若而诧异，不过非常隐约。）门房太太转身进屋，问道：“姓名？”“贝尔小姐。”她朝桌子走去。我早就知道东西在那儿。她翻了翻，递给我包裹，用白纸包着。我说：“谢谢！”她非常客气地回答：“愿意为您效劳！”我往回走，只看到包裹上写着我的名字，黑墨水的字迹格外分明。到了门的另一边，我迫不及待地拆开来看。衬页上以同样的字迹写着“赠海琳·贝尔小姐”，下面是：“醒来时分，如此静谧柔和的光，这般活泼生气的蓝。保尔·瓦雷里。”

喜悦一下将我淹没，喜悦更坚定了我的信心，而信心同这次

1 保尔·瓦雷里（Paul Valéry, 1871-1945），法国诗人、后期象征派大师、法兰西学院院士。——译注

2 即现在的保尔·瓦雷里街。——译注

3 英语，只能怪你自己。——译注

快的阳光和云上洗过一般湛蓝的天相得益彰。我步行回家，怀着胜利的心情乐滋滋地想，爸妈会怎么说呢，异想天开竟然成真了。

* * *

我在等戴小姐，她可能来喝下午茶。天迅速暗下来，雨打着窗格，似乎很猛烈，刚才还电闪雷鸣。明天，我们打算去奥贝尔热维尔野餐，同去的有弗朗索瓦·乔布和妮可·乔布、弗朗索瓦兹·皮诺和让·皮诺，还有雅克·科莱。从特洛卡代罗广场的台阶下来，我边走边兴奋地想明天的事。不管怎样，天总会放晴的。现在，我的欢乐也蒙上了阴影。不过太阳会出来的，雨就快过去了。天为何这样阴晴不定？像个又哭又笑的孩子。

* * *

昨晚临睡前，我看完了《雨季来临》¹的第二部分。真是太棒了。越读越觉得魅力无穷。前天，读到费恩同母亲和两个老小姐的故事。昨晚，读到水灾、本纳吉的房子和斯密利一家。我感到自己就生活在这些人物中间。兰森姆现在已经是老相识了，他很讨人喜欢。

* * *

整晚都为明天而激动。这可不是兴奋过度，而是一种隐蔽的快乐，有时我们忘记了，可它静悄悄地又回来了。我们做了些准备，像是要出发去旅行。八点三十三分的火车。六点三刻就得起床。

* * *

4月8日 星期三

从奥贝尔热维尔回来。饱尝了新鲜的空气、灿烂的阳光、风雨、疲惫和快乐，我有些发晕。只记得晚餐前，在妈妈的房里我

¹ 美国畅销小说家路易斯·布罗姆菲尔德（Louis Bromfield，1896-1956）写于1937年的小说。下文提到的都是书中人物。——译注

有些伤感，并没有正当或明显的理由，而是因为美好的一天结束了，突然同欢快的气氛告别了。我从来都无法习惯于美好事物的终结。我没有料到自己会感伤。我以为自己已然忘却了这些幼稚之举。然而不经意间，它又回来了，而我也并不试图抵抗。回来之后，看到奥迪勒和热拉尔¹都寄了明信片给我。热拉尔的信尖酸刻薄，嘲笑我和我寄去的卡片。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事了，但我想他会理解的。我要以同样的语气回复他。

* * *

眼皮不由自主地打架。白天的碎片在昏沉沉的脑海中闪过，我又看见从火车站出发，大雨瓢泼，天灰蒙蒙的；坐火车旅行，一路开着轻松的玩笑，感觉今天一切都会好起来；踏着湿漉漉的草，冒着雨，第一次在花园里散步；突然，蓝天从小小的田野那边露出来；午餐前的deck tennis²、厨房的桌子和活跃而欢快的午餐；每个人都帮忙洗碗，弗朗索瓦兹·皮诺有条不紊地擦拭碗碟，乔布衔着烟斗，将碟子一个个整齐地放好。让·皮诺放叉子，或者同时放碟子，每次有人抓住他，他就笑，一面不在意地张开双臂；沐浴着阳光，散步在高地上，细密短促的阵雨，同让·皮诺的交谈；回到村庄，又见到雅克·科莱；一直散步到内泽尔，天空如洗，视野愈来愈开阔、亮堂；高高兴兴喝了下午茶，有无糖巧克力、面包和果酱；感觉大家都很开心；同德尼丝和两个妮可³挤在一张长凳上，好让乔布和我们坐到一起，我的脸颊发烫；让·皮诺英俊的面庞正对着我，双目炯炯，身材健美；在地铁里道别，脸上的微笑由衷地诉说着一整天的快乐。这一切让我感觉是那么的近又那样的远。我知道一切已然结束，我

1 奥迪勒·诺布热和热拉尔·利翁-卡昂。

2 英文，甲板网球。——译注

3 一个是海琳的表姐，另一个是海琳表姐夫的妹妹。

在这儿，在我的房间里，但同时又听见他们的欢声笑语，看见他们的脸庞和侧影，就像有幽灵在萦绕。因为白天不完全是当下，也还不能算是过去。周围寂静无声，却充斥着喧闹的回忆和影像。

* * *

4月9日 星期四 上午

早晨七点，我醒来。所有的事在脑海里搅成一片。昨日的快乐，昨晚的失落，今天unpreparedness¹的状态，原因是前天的计划只安排到昨天；对热拉尔的怒气，倘若我理智地想一想，就应该消了，因为说到底，他有理由嘲笑我；火车上，让·皮诺严肃而不失热情的面庞；想到奥迪勒走了，不再回来了，就在我们萌发的友情开始深入的时候，走了。没了她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

* * *

4月11日 星期六

今晚，我真想摆脱一切。我受够了不正常的状态，受够了无法像去年那样感觉如空气般无拘无束；我受够了这个想法，总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和从前一样。我似乎同某种看不见的事物捆绑在一起，不能随心所欲地抽身，我终于开始恨这个东西，想要改变它。

更糟的是，面对自己时，我觉得自由自在，一点都没有变；可一旦面对他人，比如父母、妮可或热拉尔本人，我就不得不扮演角色。因为无论我说什么，他们都相信我的生活已经改变了。随着时光流逝，两个世界的鸿沟越来越深。一个我，竭力变回从前的样子，或是本来应该成为的样子，如果没有发生任何事的

1 英文，无所准备。——译注

话；另一个我，是大家认为有必要脱胎换骨生成的新我。或许，最近这个月不过是我想象的产物。不，我要想这些。

随着时光流逝，情况也在改变。是什么让我觉得不自在，需要低着头避开呢？

就因为这些，晚上当我回来看见热拉尔的明信片，说他秋季之前都不能来看我了，我哭了，几个月来第一次流泪。不是因为伤感，而是因为我实在受够了沉闷的不自在。受够了虚假的情境，受够了在他面前，在父母、德尼丝、妮可和伊冯娜面前假扮另一个人。我盼望着至少他的来访或许能让一切都好起来。可是还有整整一个春季、整整一个夏天，都得像这样活着……而我无法向任何人解释。起初我昂着头，意欲挑战某种未知的事物，心想我要报仇；我并非有私下的算计，只想让自己快乐，因为事情就是这样。可后来，我把消息埋在了当前生活的乱石堆下，“明天再作打算”，因为我明白，这可不是件好事。

我非常清楚，我改变了所有的事，这从何而起呢？

起初，分析总是将我引向同一个结论，而我在重新看过、了解更透彻之前，什么都不能决定。

这一点，大家都同意，都承认。只是，我觉得父母不能理解的是，这个结论对我而言是绝对的，完完全全的：我浑然不知将会发生什么；我丝毫没有寻找出路的意愿，我等待，如同等待比赛结果，而我并不会参加。

或许，这是因为我无法接受不确定的局面。我喜欢弄清自己的处境，也许是为了摆脱，为了能重新恢复正常。这同打破习以为常的生活所引起的烦恼很相像。德尼丝会说我“深居简出”。

因此，自从我得出这个结论，我就在等这场比赛，它已经完全变成无关紧要的外部事件。我唯独等待的就是这个。

只是，不管怎样，久而久之，让人无法忍受的就是紧张情